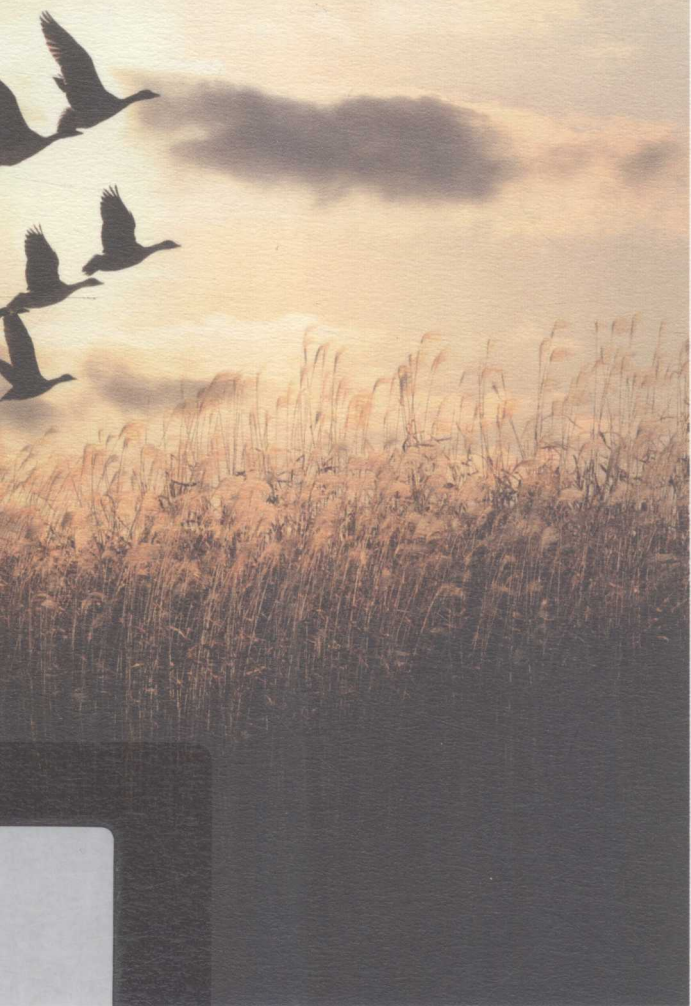


湖上微月

冷璿诗集

冷璿 著
冷璿 摄影



长江文艺出版社

I227
20125

湖上微月

冷璿诗集

冷璿 著
冷璿 摄影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上微月/冷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54—6017—2

I.湖… II.冷… III.诗集—中国—当代 IV.I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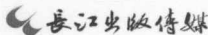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7458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回归线设计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10 插页:2页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行数:1915行 印数:1—1500册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唯美者的艳与寂

——《冷璿诗集》序

徐 鲁

美国杰出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这样宣称：要造就一片草原，只需一株苜蓿、一只蜜蜂，再加上你的梦想。或者，仅仅有梦想也就够了，如果你找不到蜜蜂。她还坦言，她的诗歌花蕾，“只会向某一只漫游四方的蜜蜂绽放”。

女诗人冷璿的作品里，也有一种狄金森式的孤寂与冷艳。这是一位青花缠枝的唯美者的艳与寂，是一位心性高洁的现代女性的丰盈与疏离。她缱绻梦幻，怀抱隐秘，那芬芳的心灵之花，也只向自己心仪的蜜蜂绽放。例如，她在向艺术大师马蒂斯（Matisse）致敬的诗篇《梦寐》里，就如此绽放了她丰盈多汁的身心：

我看见春天的闪电落入大河
花朵飘着 河面香气幽微
一群朱鳞小鱼
次第游离我的体内
它们穿过惊惶的水草 银光迸溅

这是多么美丽而苍茫的时刻
我孤独地爱着
这无法注释的秘密是我的
Matisse也是我的
这原始也是

《湖上微月》是一卷优雅的女性诗歌。诗句间闪烁着精致的银手镯般的光芒，也有着纯净和温润的瓷白色，正如女诗人一再歌咏过的“白衣胜雪”和十一月的菖蒲之花的干净与纯白。

“涉江而过 芙蓉千朵/一定有一朵是我”。这是一位时常提着一袋袋书——而不是Chanel，也不是Moschino——从涵芬楼走出来的女诗人。她用她的诗告诉世界，告诉她的读者：即便是一粒轻尘，也会因为一缕光的照耀而有了呼吸，那么，“你听见的声音是我的呼吸”；假如，你也是狄金森笔下的那只幸运的蜜蜂，那么，也许只有你才能够，“认出我的丰盈/我的简单，我的慢……”

“风格即人”。我想象着，她的日常生活一定简约和清丽的，而她的精神世界却是意象缤纷、丰盈无边。她的

诗里有旧时月色，有月色下的雕栏玉砌；有君子佳人的柳眼梅腮和山盟海誓，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喟叹和伤感；有四季芳菲、万里山河；有穿越与升腾、寻找与抵达；也有风花飞舞、雨雪飘落……

假如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天性和喜好选择和穿越到最适合自己的时代去生活，那么我想，冷璿一定也愿意回到唐朝的长安、宋朝的江南，或者去往写作《枕草子》的清少纳言所生活的平安时代。

清少纳言笔下的那些优雅有致的、让人心旷神怡和无限怀恋的人与事、词与物，例如：积雪未深，淡淡地飘着雪花的时候；雪天跟志趣投合的朋友闲谈，漫不经心地用火箸搅动着炭火，谈到夜深之时，赶巧又有心仪的男士来访；夹在旧书里的青红色或淡紫色的布条儿；在淅淅沥沥的下雨天偶尔翻出了自己怀念的人写的旧书信；一张枯萎的葵叶；有明月的夜晚；残雪间露出的青青嫩草；浮出水面的田田莲叶；年轻貌美的女子于白绫单衣上面加披着紫色的薄衣，在那儿练字；极薄的纸张，用染着深深浅浅的颜色的丝线订着；细致的白丝线；不新不旧的桧木茸顶房屋，下面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菖蒲；在柳叶细密的枝子上，系着青色薄纸的信函；夜深人静时，听见有人收拾棋子儿的声音……显然，同样也是冷璿所欣赏、所追慕的。

因此，她的诗歌里时时弥漫着一种典雅的“古意”和风致。她“带着古代遗留下来的沙漏和自己的地图”，溯流而上，重返自己心目中的水袖拂地、锦灰成堆的素年锦时。且看这样一些银杏流丹、散金碎玉般的句子：

这一色香味——

美丽的旧香

让我想起

那一汨清泉 一片月色

朦朦胧胧隐约花开

我腕下错过的那一枝菊

(《菊花茶》)

仿佛回到从前

菖蒲草水一样清绿

.....

菖蒲的枯色是如此洵美

花纯白

夏天里隐约的灰绿褪净了

叶金黄

它似乎忘记了在尘世

而微微有些遗世独立

(《十一月的菖蒲》)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那本《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里，说到过一个观点：有一些遥远的时代和往事，总会给人带来心旌摇荡的向往之情，而要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所反思，反思一下什么能够传递给后人，什么不能传递给后人，以及在传递过程中，什么是能够为人所知的。只有那些愿意寻觅和擦拭

来自过去的典籍、遗物和细节的“回忆者”，才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而每一个从容和优雅的时代，都会向过去的时光里去探求、寻觅和发现它自己。宇文说，正是靠着这种“回忆”和“衔接”，才“构成了一部贯穿古今的文明史”。

从冷曙的诗歌里，我们看到了这种美好的“回忆”和“衔接”。她那些“词语的孤儿”，从已经远逝的美好里找到了栖息的地方。

秘密在风中散开

词语的孤儿

俯身在美丽的云朵上栖息

（《梦的仙女》）

思念如蚕

我的心恰似那鲜嫩的桑叶

蜘蛛网完美无瑕

静候一只失忆的飞蛾

（《轻尘》）

其实，在远去的文明和逝去的长夜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失忆的飞蛾”。而诗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她）们的触觉比芸芸众生更敏感、更清醒，最动人和最美丽的诗，总是能为失忆的人类招魂，为迷茫的心灵挂起

夜行的灯盏。

我们看到，当冷璿写起那些珠云填咽、浅绛深紫的旧时景象，写起那些舞影婆娑、春风柔情的古典风尚时，她的诗句是多么的情致舒放，摇曳多姿。诗人的心灵追忆和想望所及的地方，那种隐秘的、渴望“重现”的激情，必定同时在场；这时候，她的诗句也必定是华丽、细腻和绵密的，丰沛的想象力也如蕙风向晚，妖娆萦转，直抵人心。毫无疑问，诗人在寻绎和“重现”那些消逝的事物和灵光的过程中，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被带到那遥远的过去，如宇文所说的那样，“在更遥远的过去中找到了知己”。就像她在《观剧》这首诗里写的：

在我身体的某个地方
在我的喉咙里
我的心里
已被这些扑闪的黑羽擦伤
我无法说出爱
我只能像一只鸟那样
低下头来
轻轻地收拢翅膀

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应当有某种值得我们缅怀和景仰的东西，使我们永远对其虔诚和向往。低下头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饱满了。当春风胜游的长安和江南，已经变得十分遥远；清少纳言的散文和纳兰容若词中

的素年锦时，也早如四月花雪，零落成泥，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信念，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放弃，那就是：生活中毕竟还有一些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是能够用我们的双手和心灵保存下来的。对那些天生就对美好的词与物敏感、迷醉和执著的诗人而言，诗歌，就是一种保存追忆、战胜绝望、完成对这个世界的热爱的最好的方式。

那么近

那么远

眉月西山

呼如是吸亦如是

黄金的容颜

你黄金的容颜

历史中的历史

女人的女人

水里的水

天外的天

(《眉月西山》)

看那里 璀璨的星天

仿佛夜空在做梦

我屏住呼吸

夜航的飞机

画舫般停在海上

静 汹涌成潮

星子悬垂 又清又亮

它们微微颤抖

与我是如此的近

比想象 比真实的还要近

(《星子迷茫地奔涌过来》)

在这样的诗句里，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感受和情感体验，不再仅仅具有个人色彩，而是闪烁着澄澈的文学的光华，化作了人类共通的情感，道出了一种足以唤醒所有人的记忆与感觉，具有普世和永恒意味的美和崇高的诗意。

唯美诗人王尔德有言：当所有的人都身处阴沟，但是有一些人却在仰望星空。爱尔兰诗人叶芝想在茵尼斯弗里岛上筑建自己的小屋，种上九畦芸豆，养上一窝蜜蜂，在蜜蜂嗡嗡的空地独自居住，享受早晨的雾岚和月光下蟋蟀的鸣唱，聆听湖水轻吻沙岸的声音，不也是为了仰望星空、畅饮漫天明净的月色？

在去库吉的小路上

我看见了这丛矢车菊

她们一身银白

长在褪色悬崖上

矢车菊纤纤花萼 银白
南太平洋上吹拂着的风 银白
银白的光芒仿佛来自宇宙之外

.....

(《悬崖上的矢车菊》)

这不是幻觉
你看见风 很小的风
在每根线条上蜿蜒或停留

.....

时间停了 风没有了方向
苹果树裸露着心脏
喜悦的 略带一点粉光

.....

(《开花的苹果树》)

清丽和纯粹的诗句，显示了诗人优雅的语感。它们简约而节制，把诗人的一些瞬间的细微的直觉，甚至把心灵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紧张和疏离，也准确、生动地呈现了出来，让我们感受和领略到了来自诗歌语言的张力和魅力。在文化环境越来越粗鄙化，文学写作也越来越粗率化的当下，一个诗人，一个文字上的唯美者，用自己优雅的直觉和语感，去点亮和擦拭出迷人的诗歌的光芒，去建构起一种高贵、雅致、洁净和充满知性的写作趣味，唯美者

付出创作的艰辛，我们来享受澄澈与雅致，这又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里写到饮食男女的相亲相爱，她心目中的“优美者”是：男子应俊美清秀，穿衣应以纯白色最好，夏夜幽会，一边乘凉一边览庭园夜色，彼此谈这谈那之间，有鸟儿轻轻飞过眼前……最饶情味。冷璿在诗歌中也一再写到了她心目中的爱情：

爱情是一个童话

是一个孩子

爱着另一个孩子

他们吃着蘑菇

唱着从前的歌谣

（《童话》）

我喜爱

夏季最后几个憔悴的日子

……

不眠的火车向北急驰

爱过就忘了

浅情是最可靠的姿势

（《浅情》）

这里的“浅情”，也正是清少纳言所欣赏的所谓“云淡风轻”的境界，若积雪未深，若薄薄的秋霜、淡淡的曙

色和初升的晓月，就像冷璿在另一首诗里写的，“将彼此藏在心底，心疼着彼此”，各自入眠，又各自醒来。也许，只有这样的爱情，才如两只互相依偎过的苹果，各自薄薄的粉霜都依然还在，彼此却都沉醉在对方的香气里。

当然，冷璿也并非那种只愿抒写青花缠枝和海棠旧影的“花间词人”，她心中所盛放的，也不仅仅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式的儿女情长。她的诗中，同样也有自己欲说还休的隐秘的故事，有她的英雄、梦想和远方的大路，有她的康定斯基、伊莎贝拉和科茨沃尔德高地，有她牵挂的北方与时时想起的“南方和南方的你”。

是谁在风的前面跑

在长城燕地

带着

日光洪荒的气息

是瀑布

从天而降

是长浪

奔涌在大海上

是妖娆的母豹

追赶着无形的思想

.....

（《是谁在风的前面奔跑》）

世界就是这样。当诗歌向左的时候，生活却在向右。

诗人与现实，永远是紧张和对峙的关系。真正的诗人，永远不可能和现实达成完全的和解。老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不久前还在发着这样的感慨：“在我此生中，我的感官见证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分量日益轻薄，滋味愈发寡淡，华而不实，浮而不定，人们用膨胀得离谱的货币来交换伪劣得寒碜的商品……”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人类不是更需要诗歌的提升和润泽吗？或许，只有伟大的诗歌的光芒，才能把跌入物欲深渊的人类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没有什么比诗歌更高雅、也更具难度。也没有什么能够与诗歌所能带给人的温暖、信念与光明相伦比。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个世界，对于我们就是黑暗。只有睁开眼睛醒过来的时候，美丽的霞光才会重现。美好的诗歌就是光明，就是黎明的霞光。即便是一缕“微光”，人们也能够从这里找到温暖和伟大的安慰，找到美、崇高和纯净。只要诗歌还在，世界仍然天高地阔，我们的心灵也仍然会拥有阳光万亩、月色千樽。

2012年仲夏之夜，东湖梨园

（徐鲁：诗人、散文家、资深书评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唯美者的艳与寂（序） 徐鲁

佩玉的女子 /1

眉月西山 /2

开花的苹果树 /3

啜月 /5

梦寐 /6

浅情 /7

舞者 /8



温暖的形色	/11
观剧	/12
V的独白	/13
花舞似灼	/14
轻尘	/15
惊蛰	/17
五花石 四方街	/18
潮升 呼吸……	/19
拉什海	/20
在空虚的地方眷恋	/21
梦的仙女	/23
三月三	/24
梦里白露飞	/25
刺青	/26
白晃晃的夏天	/27
是谁在风的前面奔跑	/28
弥漫	/30
菊花茶	/32
那一句话	/33
美不过是恐惧的第一个征兆	/35
和爱玛上床	/36
性：顺从与权威	/37
长发女红拂	/39
初雪剪水	/41
如薰	/42